

二战风云 III

黑色雪绒花

BLACK EDELWEISS



党卫军第六山地师—“北方”师
党卫军士兵回忆录

原著 [德] 约翰·福斯 编译 小小冰人

San Cuzumc

CONTENTS 黑色雪绒花 BLACK EDELWEISS

- 008 | 第一章 罗米伊
Romilly
- 016 | 第二章 山边的房屋
The House by the Mountains
- 024 | 第三章 不伦瑞克
Brunswick
- 034 | 第四章 抉择
Choices
- 046 | 第五章 揭示
Revelations
- 050 | 第六章 野鹅
Wild Geese
- 059 | 第七章 猎兵训练
Jäger Training
- 074 | 第八章 深渊的一瞥
A Glimpse into an Abyss
- 080 | 第九章 无人地带
In NO-Man's Land
- 085 | 第十章 北纬66度
The 66th Parallel
- 092 | 第十一章 圣尼古拉日
St. Nicholas Day
- 102 | 第十二章 在北翼侦察
Patrol on the North Flank
- 112 | 第十三章 战斗侦察
Combat Patrol

120	第十四章 夏季 Summertime
126	第十五章 申诺瑟罗 Sennozero
139	第十六章 监禁在德国 Imprisoned in Germany
146	第十七章 退出芬兰 Finland Quits
151	第十八章 从图卡拉到库萨莫 From Tuhkalla to Kuusamo
158	第十九章 基蒂莱 Kittilä
164	第二十章 穆奥尼奥 Muonio
169	第二十一章 穿越极夜 March Through the Polar Night
177	第二十二章 在丹麦的插曲 Interlude in Denmark
182	第二十三章 雷佩尔维莱 Reipertsweiler
194	第二十四章 拉姆巴登 Lampaden
201	第二十五章 宣判 The Condemned
204	结束语 Epilogue

二战风云 III

黑色雪绒花

BLACK EDELWEISS

原著 [德] 约翰·福斯 编译 小小冰人

云南科技出版社

特别声明：本书为战史研究用，为保持原作风格，译者未作删减。书中所有有关二战德国的内容以及对苏军的不同看法，乃作者个人观点。凡涉及到纳粹及其党魁的标志、图片，均不代表作品宣扬其思想，仅限于历史研究用途。

名 称 二战风云Ⅲ
黑色雪花-党卫军士兵回忆录
策 划 罗应中
作 者 约翰·福斯
编 译 小小冰人
责任编辑 欧阳鹏
视觉设计 何华成
文字编辑 刘颖 宫彬彬

出版单位 云南科技出版社
读者服务 luoyz2004@163.com
电 话 (023) 63004719

网上购买 <http://dnbts.mall.taobao.com>
咨询电话 (023) 63658956

版权声明 本手册中有个别因地址不明而未支付稿酬的作者，请与重庆市版权中心联系，由其代为转交支付。
电 话 (023) 67708230 67708231

CD生产 苏州新海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文本印刷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规格 787mm×1092mm 1/16 印张13
版本号 ISBN 978-7-900747-50-1
定 价 29.8元(1CD+手册)

盗版必究，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和手段复制或抄袭。

序 言

本书献给阵亡于北卡累利亚
下孚日山以及帝国边境的团里战友们

这本书的构想和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写作于很久以前。1945年3月到1946年12月期间，我是美军的战俘。其后的几十年间，我从未想过修改并出版这部手稿。那场战争以及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已经成为过去结束的一章。直到1985年里根总统和科尔总理共同拜谒了比特堡（Bitburg）的德军士兵公墓，我才有了出版这本书的念头。那次拜访激起了世界范围的抗议，就是因为有一些年轻的武装党卫军士兵也被埋葬在那里。包括为这些士兵所办的纪念仪式也被普遍看作是一件可耻的事。从那时起，对那些武装党卫军士兵不分青红皂白的诅咒变得越来越普遍和严厉。显然，这些战士牺牲在战场上六十余年后，帝国崩溃的瓦砾依旧堆压着他们短暂的一生，并未被移开。

这本书是我在战争岁月的个人记述，先是在学校，后来是1943年年初，在我十七岁时加入了武装党卫军。我跟随第11山地猎兵团参加战斗，大约有一年半时间，主要是在遥远的北方，后来又转到了西线进行作战。可是，对于身处不同战区、不同部队、不同个人出身背景的所有人来说，我都觉得这本书是关于我们那个时代非常普遍的一群志愿者的故事，关于他们的想法及感受，关于他们的信念与痛苦，关于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即便这种理想已经破灭。

我所在的团隶属于党卫军第6山地师——“北方”师（6th SS-Gebirgsdivision Nord），该师自1941年夏至1944年9月，一直奋战在荒无人烟的北卡累利亚（North Karelian）前线，靠近北极圈处。“北方”山地师隶属于第20山地集团军（20th Gebirgsarmee），该集团军守卫着德芬前线的北半部，该防线从北冰洋到芬兰湾，一直延伸了约900英里。1944年9月，芬兰退出了战争，第20山地集团军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于是，“北方师”担任了南线各军的后卫，我们沿着芬兰和瑞典的边境边打边退，一直到达北面的挪威。在北极冬天刺骨的严寒和黑暗中，我所在的团沿着挪威海岸撤退，一直到达了位于摩埃拉纳的铁路线（Mo i Rana），这才结束了长达1000余英里的长途跋涉。随后我们又被火车匆匆送到了奥斯陆（Oslo），在丹麦休整了几天后再次出发赶赴西线。1945年1月初，“北方师”在西线参加了“北风行动”*，与美军第7集团军在冰雪覆盖的下孚日山（Lower Vosges）展开了血战。在这一系列消耗战中，“北方师”的前线战斗部队被一点点耗尽。当战线于1945年3月退到莱茵河时，“北方师”的残余部队已经

*“阿登反击战”是德军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而“北风行动NORDWIND”则是德军的最后一次进攻。

所剩无几。1945年4月3日，刚刚过完复活节，“北方师”最后的残部在法兰克福东北部的山上被全部消灭。

我无意写作一本军史，在这个领域我毫无经验。我从一个普通士兵的角度记述了自己亲眼所见的那些战斗，一般说来，这种写法往往缺乏对全局状况的了解，但我非常熟悉散兵坑里的生与死。我想做的就是描写这些年轻的志愿者，在极度恶劣的身体和心理条件下是如何应对的。同样，书中的人物都是真实的，包括我的家庭成员以及军中战友，但是我在书中更改了他们的姓名。他们代表着那个时代欧洲的年轻人，他们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了解决西方国家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长期冲突而努力奋斗。

战后，作为一个有着广泛国际关系的企业律师，我享受了富裕的生活。但是，我一直渴望多了解一些关于二战的历史、政治以及道德范畴的东西，我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并一直致力于弄清其中的缺陷及矛盾。我没有采纳某些意见，以我现在这个年龄的看法去重写一个战俘的手稿。经过几十年的生活阅历、旅行和阅读，特别是了解了党卫军在东方战线后期所犯下的罪行后，这种平心静气的心态对当年牺牲在战场上、远未成熟长大的士兵来说似乎有些不合时宜，这将抹杀那些夭折的年轻人对这个世界有限的看法。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那些幸存下来并发现自己成为了一个犯罪组织的成员而被起诉及定罪的年轻人。

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是清理战争的废墟并重建我们的国家。但是，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样，这里依旧遗留着很多“瓦砾堆”。如果本书能揭开一小部分长期被掩埋于地下的东西，那也是我为我的战友们所尽的一点义务。

约翰·福斯

战术单位标记指南

单位类型

美军
芬兰军 德军
苏军



步兵



山地步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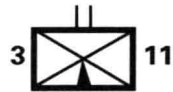
医疗机构



机枪阵地

图例

党卫军第11山地步兵团
第3营



班



小队



排

I

连

II

营

III

团

X

旅

XX

师

XXX

军

XXXX

集团军

XXXXX

集团军群

CONTENTS 黑色雪绒花 BLACK EDELWEISS

- 008 | 第一章 罗米伊
Romilly
- 016 | 第二章 山边的房屋
The House by the Mountains
- 024 | 第三章 不伦瑞克
Brunswick
- 034 | 第四章 抉择
Choices
- 046 | 第五章 揭示
Revelations
- 050 | 第六章 野鹅
Wild Geese
- 059 | 第七章 猎兵训练
Jäger Training
- 074 | 第八章 深渊的一瞥
A Glimpse into an Abyss
- 080 | 第九章 无人地带
In NO-Man's Land
- 085 | 第十章 北纬66度
The 66th Parallel
- 092 | 第十一章 圣尼古拉日
St. Nicholas Day
- 102 | 第十二章 在北翼侦察
Patrol on the North Flank
- 112 | 第十三章 战斗侦察
Combat Patrol

- 120 | 第十四章 夏季
Summertime
- 126 | 第十五章 申诺瑟罗
Sennozero
- 139 | 第十六章 监禁在德国
Imprisoned in Germany
- 146 | 第十七章 退出芬兰
Finland Quits
- 151 | 第十八章 从图卡拉到库萨莫
From Tuhkalla to Kuusamo
- 158 | 第十九章 基蒂莱
Kittilä
- 164 | 第二十章 穆奥尼奥
Muonio
- 169 | 第二十一章 穿越极夜
March Through the Polar Night
- 177 | 第二十二章 在丹麦的插曲
Interlude in Denmark
- 182 | 第二十三章 雷佩尔维莱
Reipertsweiler
- 194 | 第二十四章 拉姆巴登
Lampaden
- 201 | 第二十五章 宣判
The Condemned
- 204 | 结束语
Epilog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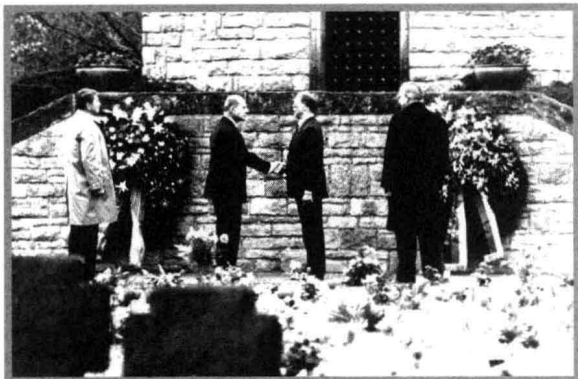
第一章 罗米伊

ROMILLY

最近两周来一直在下雨，偶尔才会稍稍停息。庞大的战俘营里，沥青铺就的路面湿漉漉地闪着光。我们的营地中，过道已经湿透，巨大的水坑到处都是。狂风刮过香槟平原，把我们的帆布帐篷吹得鼓胀起来，紧紧地拉拽着上面的绳索。白天偶尔出现的几缕阳光毫无温暖可言，惨淡地穿过污秽的天空照射着战俘营内一长列的帐篷和瞭望塔。不，对我们来说，这个秋天毫无快乐可言，这不是因为坏天气的关系，而是由于我们被关押在塞纳河畔的这处战俘营里。这块贫瘠荒芜之地的四周没有任何树木；没有在空中飞舞的树叶，形成落叶遍地的棕红色地毯；这里也没有带着芬香的篝火；当然，这里更没有带壁炉的房子可以让人坐在一旁静静地等待寒冬的来临。

1945年10月的这个傍晚，在走回自己帐篷的途中，脑中想着其他一些事情，这时我看见战俘营管理楼外面的公告栏上贴着某些东西：由美英苏法四强国共同设立的国际军事法庭发布的公告，公告上写着11月20日将在纽伦堡对一些战争罪行进行起诉和审判。

皮特和瓦尔特，是最近六个月来我的两名伙伴，他们俩躺在帆布床上，帐篷里阴冷而又抑郁。皮特是一名来自汉堡的医护兵；而瓦尔特则是来自维也纳的学生，皮特正在向瓦尔特解释他从星条旗报上看到的東西。我没有心情加入他



↑1985年5月5日，美国总统里根在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陪同下，拜谒了比特堡的德军阵亡将士公墓。由于该墓园内还埋葬着50名武装党卫军阵亡士兵，故此，里根这一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引起了世界各地不分青红皂白的抗议。图片中由左至右依次为：里根总统、李奇微将军（二战时美军第82空降师师长）、约翰内斯·斯坦因霍夫将军（二战时德国空军王牌飞行员）、科尔总理。

们，也不想说话。我需要想想那份公告，以及它对于我及那些活着或死去的战友们的意义。为了我自己，这些事情必须把它搞清楚。

自5月份以来，数千名战俘从无数的卡车和火车中走出，涌入了这个战俘营，我只是其中的一个，那些经验丰富的士兵曾经跟随着德国军队经历过一系列战役，法国、希腊、挪威、西西里、北非，当然还有苏联的沼泽以及广阔的草原。像我这样年轻一些的，经过两年多的服役，也能算是老兵。而那些设法留在占领区或者干脆待在后方的士兵，他们都远离战场，所以其他人——就像我这样的，很少会给他们好脸色。甚至有些根本就没参加过任何战斗的人也被滞留在这里。这些人当中，年轻的孩子只有十五到十六岁，年纪大的则从四十到

五十岁不等，这些“最后的预备队”被抓到这里大概仅仅是因为身上的军装和头上的钢盔。战俘营内还有一些纳粹党官员，有一些还穿着他们的棕色制服，除了在他们自己中间，从未赢得过任何尊敬。这里甚至还有一些妇女和女童，5月初德国卷起的投降浪潮把她们也带进了这里。

当审问到我的服役记录时，我只告诉他们自己是山地步兵团的一名机枪手。这当然不是全部情况。诚然，我们团佩戴着雪绒花作战，这种生长在高山上的花朵是山地兵的徽记；但是我们也带着银色的如尼文标志*，战争结束后，这个标记成了被揭发出来的所有难以形容的战争罪行的代名词。自从5月份进入战俘营，我们在拐角处建造了一所医院营地后，关于（党卫军）大规模的暴行以及大屠杀的报告就开始不断出现。先是一些传闻，接着就是越来越多的新闻报道，更特别的是，还有败退过程中集中营被解放的一些照片。战俘们盯着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感觉难以置信：那些人，数以百计，已经或者即将被饿死。他们就像鬼魂一样，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深陷的眼窝里发出呆滞的目光，仿佛是强烈的控诉；或许，那些只是一堆堆僵硬的皮包骨，张着嘴看起来像是在无声地恸哭。这是个令人极度痛苦的时刻，特别是在晚上，当被这些可怕的照片困扰之时，我知道了这些人就是被那些穿着和我一样制服的人看押着，从那时起，这种银色的如尼文将成为那些已经被发掘出来以及还将继续被发现的罪行的标记！

现在，我更加清楚地看清了一些事实，除了第三帝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外，整个党卫队，包括武装党卫军的战斗组织，都将作为一个犯罪组织被起诉，为各种战争罪行负责。我并不完全了解所有指控的全部含义，但我知道我们都将为这些已被公众所知的可怕的事情负责。这个组织的所有成员都将在法庭上依照法

律条例被起诉并定罪。所以，正规地说：我们被视为一个罪犯团伙。

这个白纸黑字的通告，犹如当头一棒，加剧了报纸上披露的那些罪行已经给我们造成的打击。我们部队里的那些人，都是前线的战士，是一群相信正义事业并无可挑剔地为国家奋战的志愿者。难道还有比军队的荣誉被玷污成犯罪组织更大的打击吗？眼睁睁地看着理想主义彻底变为滔天罪行，难道不荒诞？

那是在3月初，我们成为战俘的第三天，第一次受到了他们极为厌恶的对待。前两天我们一直被美军前线步兵部队羁押着**，而他们又被我们团包围着，这些俘获我们的美军与我们这些幸存者躲在一座农舍的地下室里遭受着我

！随着战争的结束，大批德军战俘走进了各处的战俘营，一时间人满为患，甚至在美国本土还关押了30万名德军战俘。相比较而言，落入盟军手中的德国战俘，关押时间较短，很多人甚至在战争刚一结束就被释放了。



* rune文，是一种古老的北欧文字，这里指的是党卫军的SS标记。
** 很多年后我得知这支美军部队隶属第94步兵师。



↑“北方”山地师师徽，其标记是一片六角雪花，这一标记是如尼文，代表的是冰雪等自然界及宇宙的破坏力。该师的发展历程是：党卫军“北方”战斗群——党卫军“北方”师——党卫军“北方”山地师——党卫军第6山地师“北方”师。

军一轮接一轮的炮击，大家分享着美军的C级口粮，双方都无法确定到第二天时，谁将是谁的俘虏。可是，美军很快就突破了我军的防线，他们飞快地把我们送到了后方，随即开始了搜身和审问。首先，我们失去了所有让我们感到自豪的外部标记：雪绒花臂章、领章、刺绣着我们团名字的袖标，他们拿走了我们所有人的手表，我的刻着家族徽章的戒指也被抢走了。他们的一名指挥官站在旁边无动于衷地看着，冷漠得像块石头。*

随后，审问开始了。我第一个被叫进帐篷。审讯官的德语非常流利，略带一点奥地利口音。我的回答完全是照章行事：姓名、军衔，还有就是，团名——因为已经绣在袖

* 我们团的名字是“莱茵哈德·海德里希”团，这个名称是1942年海德里希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被捷克人刺杀后被正式授予我们团的。海德里希在1941年被任命为捷克摄政长官，在此之前，他是帝国中央保安局的首脑，组织策划了“最终解决Endl·sung”——这是消灭全欧洲犹太人的计划。鉴于战后所得知的那些事实真相，“莱茵哈德·海德里希”这个团名实在没什么值得荣耀的。

标上了。当我拒绝透露最近几周和几个月来我们团的行踪这些进一步的信息时，事情变得麻烦了。我天真地认为有海牙国际公约，它保护战俘们有拒绝透露军事机密的权利。可我遇到的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无耻之徒。审讯官大叫起来，并嘲讽说，我们的部队犯下的各种暴行已经被发现，尤其是枪杀美军战俘；国际法赋予我们的权利已经被全部取消，不说不要紧，他们想办法让我们开口。我听到了马尔梅迪（Malmedy）这个名字，聚集在那里的一群美军战俘被党卫军第1装甲师——“希特勒警卫旗队”的一个战斗群枪杀了。这就是他们想知道我们前几个月在哪里的原因。然后，我被推了出去，我的另一个同伴被推进帐篷，同样的程序再一次重新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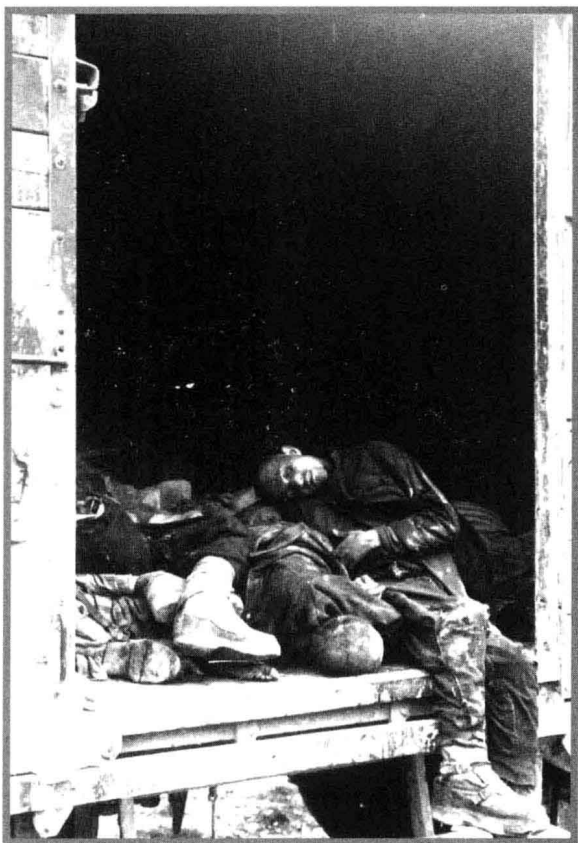
我们十个人被召集起来，推进了一间马厩，然后他们命令我们沿着墙排成一列。两个卫兵站在我们面前，挥舞着步枪，手指放在扳机处。两个响亮的命令被喊了出来：双手抱颈，转过身去面对墙。这些命令被准确无误地传递给我们。他们的枪栓哗啦一下推上，我暗忖：“这肯定是逼我们开口交待的办法。开枪打死我们中的一个，然后从其他人嘴里挤出他们需要的情报。但我们部队过去的行踪里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信息啊，而且他们不可能冒打死一个而剩下九个目击者的战争犯罪风险。会不会把我们全部枪毙呢？不，这同样说不通。”



↑“北方”师辖下第11山地猎兵团——“莱茵哈德·海德里希”团的袖标。该团最初是驻布拉格的第6骷髏旗队，1941年2月改编为党卫军第6摩托化步兵团，同时，领章上的骷髏标记也换为如尼文的SS。1942年6月4日，该团获得了“莱茵哈德·海德里希”的荣誉名称，因为他们曾在布拉格担任过驻军。1943年10月22日，该团更名为：党卫军第11山地猎兵团——“莱茵哈德·海德里希”团。



↑一名美军士兵正在审问德军战俘。本书作者的记述中提到了他的历险记，不过，这看起来更像是美军的一次恶作剧。



↑美军第45步兵师——“雷鸟”师，解放达豪集中营后，发现了眼前惨不忍睹的一幕。愤怒的美军士兵失去了控制，开始枪毙被俘的集中营看守，共有500多名党卫军看守被当场射杀。本书作者不知道自己作为一名武装党卫军士兵究竟错在哪里，但盟军显然非常明白。

我们抱着头等待着可能发生的事情。随即，另一个声音下达了一个响亮的命令，我还没听明白是什么命令，又响起了枪栓拉动的声音。我们转过身，一个大嗓门的卫兵催促着我们“COME ON, COME ON！”我们被赶进一间简陋的木棚内过了一夜，像冷冻沙丁鱼那样——冻彻寒骨。

一到两周后，我们在卢森堡成了愤怒的暴民的发泄对象。那些不幸的日子已经离我们远去，现在我只能记住一部分记忆深刻的痛苦往事。饥饿、冻僵、没有任何取暖的东西，我们在废弃兵营里的瓷砖地上茫然地打发日子，室内的温度大约是摄氏零度。我患上了非常糟糕的膀胱炎，这导致小便几乎完全失禁。在这里得不到任何治疗，湿漉漉并散发恶臭的裤子相比我肉体的痛苦更增加了精神的耻辱。后来我们搭乘敞篷卡车，沿着丘陵地区的蜿蜒山路被转送去卢森堡，我们的司机像发了疯一样，一只脚踩在油门上，身体的其他部分悬挂在车外面。最后，满载着被俘武装党卫军士兵的凯旋车队穿过了这个城市，狭窄的街道上挤满了愤怒的市民。他们一再向我们投掷石块，我们迅速进行了回敬——用吃完的C级口粮罐头盒，装上尿。

在火车站前的巨大广场上，另一群人在等着我们。我们必须穿过这个广场去搭乘火车，继续我们的旅程。卫兵们努力在人群中推开一个缺口以便我们通过。随着越来越多装载战俘的卡车到达，暴民们变得愈发焦躁不安。我们听见他们用法语和德语发出的威胁和嘲笑。前面的人对我们的狼狈不堪大饱了眼福，并投掷着石块。我们列队穿过人群，人群蜂拥向前，当我们匆匆穿过缺口时，他们朝我们猛砸石块。叫喊声越来越大，混合着卫兵们焦虑的高喊，与此同时，他们转过身面对人群以阻止他们继续往前涌并保护我们免遭进一步的攻击。宪兵们及时地赶到了现场，他们的到来制止了



↑在美军的押送下，大批德军战俘走出法国的瑟堡。与本图不太一样之处是，战争结束时，盟军对德军战俘“深感震惊”，因为对方老老少少参差不齐，拎着大小行李精神萎靡，与想象中凶猛好斗的德国人形象完全不符。

进一步的混乱。我们几乎是平安无事地到达了火车站台。

我还是过于幼稚了，在认为无论多糟糕的情况我们都已经承受过之后，我得到了更加明确的警告，对武装党卫军的士兵来说，事情只会更糟。警告来自一个经验丰富的陆军中士，当时，我们从卢森堡被装牲畜的火车车厢运到了梅利营（Mailly-de-Camp）——前法国陆军的一个兵营。这是一个巨大的营地，分成很多个战俘营。把我们带入其中的一个后，我们立即分散消失在无所事事闲散走动的战俘群中。梅利营的食物配给量非常少，甚至连我们当中比较年轻比较健康的人也认为，如果在未来几周内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善的话，我们大家很可

能被饿死。

每天在午饭时间都会送来一大锅牛奶汤。尽管很稀，但里面至少还有一些固态物质。帐篷里的成员围拢在各个大锅旁，观看着分发牛奶汤的特别仪式，每一个步骤都将被仔细检查以防止无所不在的贪婪。一个被公认值得信赖的人操纵着大锅勺，运用三维八度的巧妙手法分发着每一份汤，以确保汤内的任何一块固态食物都是被随机分发的，任何最微小的偏差都将立即引发愤怒的抱怨。

我和一名陆军中士站在后面。我喜欢他整洁的外表以及他对眼前这一幕闹剧流露出的明显蔑视。“孩子，”过了一会，他低声说道，“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脱掉你身上的这身制

服，越快越好。”

“为什么？”我有点恼火地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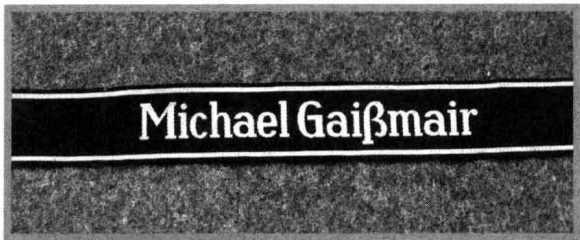
他扫了一眼我的左衣袖，然后看了看我的衣领，又看了看我的右衣袖，衣袖上去除团队标记的地方留下了明显的印记——很明显这是前武装党卫军成员的标记。“我告诉你，”他说道，“他们已经开始搜查战俘营以便把你们与其他人分开。其他的营地已经顺利地开展这一工作了。别让他们太容易得手。”

他注意到我的犹豫以及我对这个主意的不悦。

“哎呀，你是不是盼着作为战争罪犯站在法庭前，再被判处强制劳动？你想在铁丝网后面待上十年？要是我就不会多花时间去想。”

他拉着我走向他所在的帐篷，“来吧，孩子，我给你找一件外套，大小肯定适合你。它本来属于我这个帐篷里的另一个孩子，今天早上他们把他带走了。他没能用得上，可怜的家伙。”

从那一刻起，我就穿上了这件蓝色的空降兵外套。这当然不是让我感觉自豪的时刻，但我已经得到了警告，随后我把这些告诉了还跟我在一起的海因里希，他也学着我这样做了。海因里希自始至终都是我的同志和伙伴。可是，我们很快就将被分开了。一天早上，又一次下达了点名的命令，我们赶紧在几条通道上排好队伍，过去的军队纪律依旧有效。一个说



↑“北方”师辖下第12山地猎兵团——“迈克尔·盖斯迈尔”团的袖标。该团最初是驻布尔诺、波西米亚—摩拉维亚的第7骷髅旗队，1941年2月改编为党卫军第7步兵团，同时，领章上的骷髅标记也换为如尼文的SS。1943年10月22日，该团更名为党卫军第12山地猎兵团，而“迈克尔·盖斯迈尔”这个荣誉称号直到1944年6月才得到。武装党卫军中，像“伯利欣根”、“弗洛里安”、“盖斯迈尔”这些部队名称，都是取自1524—1525年间德国农民战争中的起义军领袖名字。

德语的美国军官，下达命令让大家按照过去德国武装力量的各单位名称重新排队。当伞兵团的名字被叫到时，我拉着海因里希，赶快走过去加入了那个团体。

当天的天气很热，而分组的过程在拖长，所以我们很高兴听到让我们脱掉外衣及衬衫排队站好的命令。终于，甄别开始了。战俘们被命令举起左臂，两名美军军士沿着队列在“手臂之林”下逐一查看。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在战俘的左腋下查看是否有血型的纹身标记，这是党卫军成员的显著标记。许多罪犯都是被这样找出来的，海因里希也在其中。他们走到一边集中起来，由另外的警卫人员看押着。

这对我简直是太幸运了，我从未刺过那个血型纹身。当初，我所在的训练连正在阿尔卑斯山进行这个程序（指刺血型纹身），而我获得了一天假期去看我父亲，他当时很突然地从东线战场到了意大利。后来，刺血型这个事情就给忘记了。*

现在，我在战俘营的医院里担任翻译工作。医院就是指并列的11座帐篷，我的工作陪同德国医生和他们的美国上司每天进行病房的日常巡视。有时候我也会跟随一个德国医生坐着吉普车到其他战俘营去。但我从未去过关押战犯的那个营地，它就坐落在战俘营对面的角落处。我只是远远地看过那里几眼，最近一次还是在两个月前。我听见操上传来叫喊声，然后看见一队战俘正在跑步。警卫们说，在美军监狱里让犯人们跑上一整天是很正常的，这种对最轻微的错误所做出的惩罚非常严厉。他们说那座营地里关押的都是武装党卫军成员，他们很快将被送到纽伦堡接受审判。这

* 党卫军成员在自己的左腋下刺上自己的血型标记，这样可以在负伤后直接输血以节省时间。除了作者这样的幸运儿，战争末期很多新加入的党卫军成员也没有血型纹身，因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了。



↑ 本书作者提到的，位于法国的梅利营。这里过去曾是法国陆军的一处兵营，现在提到梅利营，大多数人想到的是设在这里的国家武器试验场。



↑ 关押德军的一处战俘营，与作者在本书中介绍的情况有些类似。

只是谣传吗？两周前他们被清理出来，将把他们送去哪里还不清楚。

我不断地告诫自己，向战俘营官员自首，把自己也转到那个营地去，可这是毫无意义的事。在医院营地这里，至少我还可以帮助一些同志，例如上次我们团的一名三级突击队中队长（Untersturmfuhrer），他被送到这里时，身体状况已经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我悄悄地塞给他一个面包作为急救配给。但是到了晚上，我躺在帆布床上辗转反侧，给自己找的理由开始动摇，对战友的思念之情涌上心头，我一直想着海因里希。

战俘甄别后过了几天，我发现海因里希在旁边稍远处的一座营地里，各个营地都用铁丝网分隔开，中间的过道有捷克士兵来回巡逻。我看见他了，我不能忘记我在另一座营地里看见海因里希了，他站在人群外，孤单而又寂寞。我向他挥手，向他叫喊，可他没有作出反应。在刺眼的阳光下他认出我了吗？我不知道。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在这个寒冷的10月，夜幕降临在战俘营，风已经停下来。我们的帐篷里挤满了医院里的其他工作人员。我的沉默为大家所理解，于是，我想单独呆一会的愿望得到了尊重。我的思绪不断变化着，一会儿是关于战争罪行的控

诉，一会儿是关于死亡，一会儿又是那些埋葬于北极圈公墓里十字架和生命符号之下，*以及那些倒在下孚日山和莱茵河西岸山中的战友们。他们，也属于党卫军，因此，他们无疑也是罪犯，也应该得到起诉书。隔了那么长的时间和距离我们才听到“犯罪”这一说，那么他们的牺牲是耻辱的吗？我怎么会知道？我，只是一个将被起诉的罪犯！

就像从前很多次那样，我再一次把记忆拉回到我们的过去，他们说，这个“过去”就是我们背负着的犯罪与耻辱。尽管所有可怕的报告都与我们的名字相联，但是，我还是坚持在回忆录里只记述友情而不涉及悔恨。的确，这几乎成了一个避难所，它们让我得到了安慰和保护：使我免于在仇恨与控诉所形成的汪洋大海中溺毙；免于丧失全部的自尊与骄傲；免于最终彻底的投降。在我的记忆中，我所在的部队从未有过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没有任何犯罪行为或可耻的举动，我们甚至不知道那些邪恶行为。我所看见的只是一群极具献身精神的年轻人，他们怀着美好的信念，坚信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在他们看来，这个目标是崇高的，甚至比纯粹的爱国主义更

* 所谓的生命符号，是指用如尼文书写的一些符号。